论政治生态的变迁对拉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太平洋联盟为例

李　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近期拉美政治钟摆运动再次发生，多国左翼政府被右翼轮替，新一轮的周期促使次区域组织发生演进，推动了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分化。这种发展分化在不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组织之间尤为明显，目前，多个组织的发展现状已呈现差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太平洋联盟是拉美地区两个典型的次区域组织，前者已陷入困境，后者仍维持发展势头。区域内部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世界经济形势的走向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对拉政策，是影响拉美一体化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拉美一体化；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太平洋联盟；次区域组织
【中图分类号】D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7）05－0011－08

Influence of Changes of Political Ecology on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Process: Taking Bolivarian Alliance and Pacific Alliance as Examples

LI Hui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Recently，the political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n happened again，the left－wing paties of many countri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the right－wing parties. . The new political cycle led to the evolution of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among organizations of different ideologies. At present，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organizations have showed differences. The Bolivarian Alliance and the Pacific Alliance are the two typical subrigional organizations in Latin America，and the former has been in trouble and the latter remains growing. The three fundamental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futur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r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logy，the trend of world economy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 S. Government.

Keywords: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Bolivarian Alliance; Pacific Alliance;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

拉丁美洲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运动发展较早的地区。19 世纪初，拉丁美洲人民为反对资本主义扩张，提出了一体化思想。二战后，为了约束军事武器制造，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随着欧洲统一思想进入高潮，全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开始快速发展，并带动了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与进程：20 世纪 60、70 年代，涌现出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和安第斯集团等一批卓有影响力的组织。进入 90 年代以后，全球的区域一体化开始了新一轮发展高潮，拉美地区的新兴组织也交替崛起，诞生了南方共同市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太平洋联盟等地区组织。2016 年，一体化的标杆欧盟遭遇了英国脱离的重大打击，拉美一体化进程的“漫漫探索路”被再次引起关注。近期，拉丁美洲地区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伴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左派集体退

收稿日期：2017－02－24
作者简介：李　慧（1985－），女，浙江人，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拉丁美洲一体化。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潮，多个国家的执政党已被右翼取代，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对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之进入了调整和更新阶段。当前，一些组织步入困境，而另一些则保持上升趋势。笔者将结合该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太平洋联盟这两个发展阶段较为典型的组织为例展开论述。

一、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再次推动拉美一体化进程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下，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包含发展方向，也包含发展形态。

(一) 拉美区域一体化运动发展背景

一体化运动在拉美已经历过上百年的历史，同时经历了坎坷的演进过程。其组织形态从“美洲联邦主义”“泛美主义”这种追求全面一体化的全地区模式，逐渐转变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注重建立双边和多边小地区自贸区或共同市场的模式。于是，导致了当前拉美地区一体化的碎片化现象，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形态多样，且错综复杂。

20 世纪 70 年代末，拉美地区的进口替代模式逐渐失效，随后的 80 年代发生了债务危机，地区经济发展停滞。这场危机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如大家熟知的华盛顿共识。90 年代初，通过宏观经济调整计划，一些拉美国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很快就暴露出缺陷，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这种新的社会危机导致了很多国家向左转，切断了由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联系。左翼的崛起，曾一度改变了该地区一体化的走势，卢拉、查韦斯和基什内尔政府不仅成功地阻止了美国在西半球推动建立“美洲贸易区”，还创建了南美洲国家联盟（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UNASUR），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 Tratado de Comercio de los Pueblos，ALBA – TCP），巩固了南方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del Sur，MERCOSUR），在其继任政府领导的推动下，创建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ños，CELAC）。这一浪潮主导了 90 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前 10 年。2011 年，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创建了太平洋联盟，对这种主流的思想方法给予了新的回应，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框架下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一体化途径。[1]

(二) 拉美进入新政治周期

近期在经济危机的催化下，拉美政治钟摆运动再次发生，多国的左翼政府纷纷下台被右翼轮替，这种周期性的现象与经济危机有很大关联。新一轮的周期促使次区域组织发生演进，地区一体化形势从而走向发展分化。

拉美的左翼国家包括激进左翼执政的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等国，温和左翼执政的巴西、阿根廷这两个地区大国近期左翼的退潮范围广泛，无论是激进左翼还是温和左翼都受到了波及。其中，在中左翼国家的阿根廷首当其冲，2015 年 12 月，基什内尔政府被中右翼的马克里政府取代。2016 年 5 月，巴西劳工党总统罗塞夫被弹劾，并由中右翼的副总统特梅尔接任。激进左翼国家方面：2014 年 12 月，古巴与美国宣布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并于次年 7 月正式复交，重设使领馆；2015 年 12 月，委内瑞拉执政党国会选举失势，马杜罗面临弹劾风险；2016 年 2 月，玻利维亚总统连选公投失败。左翼执政府变动发生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受到强制力作用而被动地变化，如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经历了选民投票，反对力量的推动以及选民投票的结果是这些执政党遭遇削弱的强制力。另一类是通过自主选择发生了变化，如古巴发生的新动向则通过自主选择的途径，古巴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是其对国内经济形势、政治发展方向多方面权衡的结果。

(三) 各次区域组织发展呈现差异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参与一体化或者地区组织是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若内政不稳，对外关系势必受到影响，由相应国家支撑的一体化组织走势也会趋于低迷。为此，部分左翼国家联盟近期的发展呈下坡趋势或陷入困局，而另一部分淡化意识形态的地区组织维持了发展态。首先，由激进左翼国家创建的地区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走势低迷。其主要成员国委内瑞拉、古巴的国内新动向为联盟的发展打上了问号。该组织曾是拉美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星，目前处境急转直下。其次，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生存现状也面临诸多困难。自诞生 25 周年来，南共市一直不温不火，自由贸易方面成果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推进十分有限，而成员国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地缘政治与内部政治上。2012 年，该组织以巴拉圭政变为由将其踢除（反对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并在此间隙接收委内瑞拉为正式成员国。

阿根廷和巴西右转之后，南共市从一个以左翼政权主导的一体化组织，变成一个右翼政权主导的一体化组织。2016 年 12 月，南共市 4 个创始国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南共市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定”为由，决定中止委内瑞拉成员国资格。此举表明，联盟原有的左翼国家政治同盟性质已经发生转变。马克里上台后明确表示，将努力使南共市“去意识形态化”，更好地发挥组织的经济效用。此外，标志着拉美反美主义势力的崛起、地区国家自觉整合的拉共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波及。拉共体涵盖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33 个国家，包括激进左翼、温和左翼和右翼国家。其成员国情况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但这与创建初期外界的预期是一致的。不过，在共同发声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总体保持了有序的进展，近年来逐步推进了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及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拉共体是在左翼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由委内瑞拉等左翼国家推动创建的，“不包含美国在内”区域一体化是其重要标签。为此，当前拉美区域内外政治生态的变迁无疑改变了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多个主要地区国家的左右翼政府更迭，对组织的号召力与凝聚力有所冲击。例如，2017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第 5 届峰会上，与会的成员国总统只有 12 位，还有 3 位副总统和 30 位外交部长，右翼的巴西、阿根廷总统均未出席，智利总统因国内突发自然灾害也未能出席。最后，与这些由左翼力量主导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对比的是，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4 国组成的淡化意识形态，以推动贸易一体化为宗旨的太平洋联盟发展态势较为平稳。虽然部分成员国在美国大选之后遭受了其对外政策的冲击，但该联盟仍保持了积极的发展势头，不断地扩大观察员国家队伍，增加联系国，寻求与外部组织的合作以提升自由贸易水平。

回顾历史，诚可谓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政治生态变迁，推动着一体化的运动进程。1974 年，爆发了二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下跌，拉美地区内部出现经济和政治问题，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起，拉美一体化组织进入了调整时期，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改组为拉美一体化协会。随后的 80 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给拉美各国造成了严重后果，多国出现内部政治斗争。在这一阶段，一体化进程从 60、70 年代的经济合作范畴开始向政治和其他领域拓展，从而诞生了“孔塔多拉集团”（1983 年）和“利马集团”（1985 年），形成了“里约集团”的雏形。这一轮危机下形成的新政治生态，再次推动了各次区域组织的不同发展。

二、美洲玻利瓦尔联陷入发展困境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拉美地区典型的左翼国家联盟。随着左翼势力陷入低潮，以及主要成员国委内瑞拉遭遇执政危机，联盟的发展状况一度陷入困局。

（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建立的背景：与“美洲自由贸易区”抗衡

该联盟自 2001 年查韦斯提出、2004 年正式建立以来，作为新型的一体化模式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目前情况与当初的预期已出现了较大差距。该联盟建立的初衷，是与美国倡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Área de Libre Comércio de las Américas，ALCA）进行对抗。起初，命名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ternativa Bolivariana para las Américas，ALBA），其缩写与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极为相似，实为抗衡之意。后改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2]，更为强调了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并纳入了人民贸易协定（Tratado de Comércio de los Pueblos，TCP），进而与“自由贸易协定”（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TLC）对抗，以合作优势的理念取代传统竞争优势的理念，最后形成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协定（ALBA－TCP）。该组织中的各成员国之间签订了一揽子贸易补贴协议，以为各个项目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经济支持。

（二）从蓬勃发展到遭遇困境

该联盟是在古巴和委内瑞拉双边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国高举反美反新自由主义的大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旗，先后吸引了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多个左翼国家，截至 2015 年，成员国扩大到了 11 个（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克、厄瓜多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及格林纳达）。

从成立之初到 2009 年，是联盟的活跃期，期间峰会频繁举行，短短 5 年内各类形势的领导人会议达 15 次之多。通过这些会议，确立了联盟目标，搭建了组织架构，吸纳了新成员国。[3] 在这期间设立了多个战略目标，其中包括: 能源一体化（加勒比石油计划、南方石油计划等）、投资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南方银行、ALBA 银行）、媒体一体化（Telesur）、保护拉美和加勒比文化尤其是土著及印第安文化等[4]。

表 1 ALBA – TCP 的主要项目与协议[5]

领域	年份	项目与协议	目标或内容
金融	2008	创建 ALBA 银行	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基础设施发展
	2009	创建统一货币系统苏克雷（SUCRE）	促进社会、教育、文化和医疗的进步 弥补成员国经济弱点，消除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不对称
经济	2007	创建 12 个大国家企业	巩固国民经济中的关键因素 减少组织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行业不对称问题，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电信、工业供应和水泥生产
贸易	进行中	增加 ALBA – TC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前七年之内，ALBA – TC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突破了 220 亿美元 委内瑞拉与其他成员国家的贸易往来翻了 5、6 倍，从 1996 年至 2003 年的平均贸易额 7.06 亿美元增加到 2004 年至 2008 年的平均贸易额 39.67 亿美元 2011 年成员国间的贸易结算达 2.16 亿苏克雷，相当于 2.59 亿美元
	2009	TCP（人民贸易协定）	是为了满足人民需求的货物和服务交换协定。基于团结、互惠、技术转让的原则，发挥各国优势，节省资源。还包括便利收支的信贷协议 TCP 的出现是为了抗衡美国倡议的自由贸易协定
能源	2005	签署了“加勒比石油计划”	增加和便利该地区国家的能源获取 减轻加勒比地区的能源负担，以优惠的汇率向地区国家直接输送石油，并这部分收益投入到重要的社会发展项目
医疗	2003	创建了医疗项目	提供免费基本医疗服务
教育	进行中	扫盲计划（已有 5 国扫除文盲）	将更多人民纳入教育系统
媒体和文化	2005	南方电视台	南方电视台专门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外传播新闻、文化和真实的拉美
	2006	ALBA 电视台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拉美本土社区电视频道，与地区电视台合力促进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斗争

其中，大国家企业和大国家计划是 ALBA – TCP 着力打造的项目，通过整合各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工业等领域的资源巩固国民经济基础，减少组织内部国家的行业不对称问题，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电信、工业供应和水泥生产等，最终促进这些领域的长足发展。2012 年，创建了 7 个大国家企业，如 ALBA 进出口公司、粮食大国家企业、电信大国家企业、大国家酒店集团，等等。此外，该联盟创建了多个金融一体化项目，其中包括 ALBA 银行、统一货币体系苏克雷和南方银行。这些金融和货币合作为大国家企业计划、人民贸易协定等其他项目的运行提供了保障。在 2008 年举办的第六届峰会上，通过了 ALBA 银行的建立的决议，该银行的注册资本为 8.5 亿美元。银行的成员国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古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2011 年加入）、多米尼加（2012 年加入），主要使命是为成员国的食品、药品、通信和农业等项目提供融资。在查韦斯的推动下，2012 年各成员国同意将国际外汇储备的 1% 增加到 ALBA 银行，总计约合 42.8 亿美元，其中 30 亿美元来自委内瑞拉。[6] ALBA 银行行长古斯塔沃·赫尔南德斯·吉美尼斯在 2014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的采访中表示，“银行对地区 46 个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7]。苏克雷（Sistema Único de Compensación Regional de Pagamentos，SUCRE）是 ALBA 创建的一个支付系统，是拉美国家建立金融新体系的大胆实践，可以在基于经济主权和一体化合作的原则上，打破拉丁美洲对美元的依赖，以实现将苏克雷作为成员国贸易结算货币的目标。[8] 2010 年 1 月，《苏克雷组建协议》正式生效，并发行 1.52 亿苏克雷在成员国间进行分配。截至 2014 年 5 月，该体系结算的贸易金额达 16 亿苏克雷，约合 22 亿美元。[9] 该联盟推动了包括加勒比石油计划、南方石油计划、安第斯石油计划、美洲石油计划在内的能源一体化。以加勒比石油计划为例，该计划于 2005 年由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之一的委内瑞拉发起，其 18 个成员国包括 ALBA 的成员国和其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通过该计划，成员国在向该国进口石油及相关产品时，可以获得优惠的价格和贸易条件[10]。

ALBA 的蓬勃发展，由于 2008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放缓了步伐。随着危机的蔓延，2009 年成员国经济出现波动，收入的下降导致了各国对联盟项目的投入相应减少。2013 年，查韦斯的逝世成为 ALBA 的又一个重要拐点。此后，经济危机进一步显现，多个成员国的左翼政府的执政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内外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联盟的处境更为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联盟内部出现了多重危机：其一，委内瑞拉的左翼政府遭遇困境。2015 年 12 月，马杜罗领导的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国会选举中败北，紧接着反对派阵营试图推动罢免总统的公投，朝野双方就此展开拉锯战。其二，其他数个 ALBA 成员国的左翼执政或将遭遇中断。2016 年 2 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连任大选的全民公投中失败；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近期表示将不再参加 2017 年的大选。其三，随着 2014 年 12 月美古复交，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原有的意识形态、政策取向的环境与目标发生了变化。此时，联盟外部的政治版图发生着重大变化。2003 年到 2013 年，左翼势力在拉美崛起，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等国纷纷左翼政府上台，ALBA 的区域外部环境友好。但在近期，随着粉色浪潮的退去，ALBA 的外部支持力量遭到削弱。此外，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拉关系的改善弱化了昔日盟友一直对美的共同立场。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步入了困境，无论是联盟的机构运行还是目标的实施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组织日常运行方面，联盟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未举办任何峰会，直至 2017 年 3 月 5 日才举行了第 14 届首脑峰会及查韦斯逝世 4 周年纪念会。根据其官方网站的披露，上一届峰会的举办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4 日，2015 年 3 月 17 日曾举行了第九届特别峰会。[11] 根据本届峰会宣言，除了纪念 ALBA 的两位创建者查韦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外，会议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抗帝国霸权与新自由主义：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副总统贩毒的指控以及视委内瑞拉为威胁的行政命令。第二，呼吁加强区域一体化：称委内瑞拉打响了 21 世纪的世纪阿亚库乔（Ayacucho）战役①的第一枪；在当前复杂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团结和一体化；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南共市，南美洲国家联盟，加勒比共同体（Caribbean Community，CARICOM）等地区其他组织，应该继续为促进地区一体化而努力，维护和捍卫通过各国政治共识而实现的区域一体化最大成就——拉共体。第三，表达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不满：批判了美洲国家组织并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及移民和对拉政策，特别是在墨西哥北部建造边境墙；表达了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移民问题的担忧，倡议重新激活 ALBA 银行的法律援助基金和移民咨询，并宣布于 2017 年 6 月 20－21 日在委内瑞拉召开“全球公民无国界世界会议”。[12]

在目标实施方面，联盟多个项目的发展陷入瓶颈：ALBA 的资金来源单一，对委内瑞拉有着高度的经济依附性，因而受到该国经济危机的连带冲击。例如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委内瑞拉经济不断下行，“加勒比石油计划”的实施受到了影响，2014 年马杜罗政府对该计划的成员国削减了 20% 以上的供油量。美洲石油计划也放缓了脚步，并且在 2017 年委内瑞拉产油量可能进一步减少，一些成员国不得不另寻出路。金融项目方面，ALBA 银行和南方银行纷纷遭遇了资金瓶颈，其中 ALBA 银行受到委内瑞拉的连带经济危机，委是该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并且，随着经济的下行，其他成员国对银行的增资承诺未能兑现。而 ALBA 银行有别于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普通商业性质的银行，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加之官方网站的消息鲜有更新，资产负债情况不予公布，少有同业人士能够了解其运行情况，众多项目的投资情况失去下文且难以查询。

三、太平洋联盟维持发展势头

太平洋联盟以推动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在建成后的短期内迅速扩大了观察员国家，成为拉美地区的一极。左翼步入低潮后，太平洋联盟继续维持可持续发展态势，与陷入困境的南共市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形成对比。

（一）太平洋联盟建立的背景：对地区粉色浪潮的回应

太平洋联盟创建于2011年，由秘鲁率先推动。因政治上的分歧以及哥伦比亚和秘鲁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高举反美反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左派委内瑞拉退出了安第斯共同体和3国集团，这对秘鲁、哥伦比亚等成员国造成巨大影响。安共体的危机使得秘鲁等国迫切寻求替代方案，而拉美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区域组织南共市与这些国家在发展模式上，以及寻求自由贸易方面存在距离。2007年1月，在秘鲁总统加西亚的倡议下，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等9国决定建立“拉美太平洋弧论坛”。在该论坛框架下，秘鲁总统进一步提议建立一个“深度一体化区”，并得到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积极响应。2011年4月，4国决定组建太平洋联盟。[13]其建立旨在加强4国经济一体化，推动贸易自由，建成一个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市场，以加强与亚太地区的联系。目前，该联盟已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占拉美加勒比地区经济总量的35%。成为继南共市之后，拉美地区的第二大重要贸易组织。

美国是“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该联盟是美国在拉美地区比较青睐的组织，4个成员国与美国传统友好，并且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14]其中墨西哥、智利和秘鲁曾加入美国倡导的TPP，哥伦比亚也递交过加入的申请。

（二）处于蓬勃发展时期

太平洋联盟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4个成员国拥有较为开放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彼此之间已签署自贸协定。从2011年《利马宣言》的发表开始，太平洋联盟的一体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关税、金融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该联盟成立5年来，吸引了来自6个大洲的49个观察员国。目前，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正在申请成为正式成员国。截至2014年7月，联盟已举办了9次首脑峰会，达成了多项重要协议，其主要成绩有：1）根据2012年签署的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将消除92%的商品和服务关税，剩余的部分逐渐取消；2）根据2014年通过的附加协议，在产品的原产地、投资、争端解决、医疗和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制定了规则，2015年7月20日，该框架协议正式生效；3）资本市场自由化和证券交易一体化将是太平洋联盟影响最大的成就之一，2014年，墨西哥加入了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3国于2011年建立的统一证券市场，即拉美一体化市场（Mercado Integrado Latinoamericano，MILA），形成了一个拥有780家上市公司的金融市场，市值达9878亿美元，[15]居拉美证券市场之首，上市公司的数量仅次于巴西的BOVESPA。与此同时，该地区在人员、货物和服务流动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成员国之间取消了旅游和贸易签证，并致力于工作签证办理手续的简化。其他方面的进展还有：签署旅游合作协议，对联盟内外的国家提升了成员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着重打造探险和大自然旅游、阳光海滩的体育旅游以及文化旅游；建立了科学研究网络，特别针对防止气候变化效应开展了分析工作，作为对2014年利马峰会（议题为气候变化）的回应；建立了太平洋联盟合作基金，以确保一体化框架下的项目资金来源。此外，还设立了太平洋联盟企业理事会，企业家可通过该平台向政府提议促进一体化和提升经济的优先项目；为了减少合作开支，在土耳其，摩洛哥和加纳设立了共同使领馆和联合贸易办事处，作为对外政策的一种应对措施；建立了学术交流平台，拟定了一项医疗合作计划。

一些学者认为，太平洋联盟的竞争力已超过南共市。将其与后者进行相比，可以客观展现太平洋联盟当前在拉美地区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先，太平洋联盟将贸易开放作为在国际上崛起的战略。2012年，该联盟（包括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在内）对外出口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52%，进口占54%。相比之下，南共市的出口比重仅为39%，进口比重仅为35%。从这个层面看，虽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南共市拥有更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和更高的生产总值，但太盟拥有更广泛的区域外贸易联系。

表 2　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的国际贸易额对比（亿美元）

	出口			进口		
	2010	2011	2012	2010	2011	2012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8.84	10.96	11.12	8.54	10.44	10.86
太平洋联盟	4.45	5.34	5.55	4.26	5.13	5.45
扩员后的太平洋联盟	4.65	5.59	5.82	4.57	5.52	5.87
南共市	3.47	4.46	4.35	2.99	3.74	3.79

资料来源：CEPAL

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太平洋联盟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它寻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出口和吸引外国投资作为优先政策。2012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投资总计为 1733 亿美元，其中 48% 的接收国是南共市成员国（巴西 38%，阿根廷 7%），41% 的接收国是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如果包含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则达到了 44%。[16]

左翼退潮之后，随着多个地区组织陷入发展困境，太洋联盟或将协同其他组织带领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走向一个转折。2014 年 11 月，太洋联盟在智利首都举办了与南共市部长会议，寻求开始共同工作的途径。目前，南共市的多个成员国已经成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乌拉圭 2012 年，巴拉圭 2013 年，阿根廷 2015 年）。以巴切莱特为首的智利政府一直致力于两大组织的融合，该国是“太盟”的创始成员国，同时也是南共市的联系国。2014 年 7 月，巴西曾呼吁两个组织间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17]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当选后，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相似的意愿。[18] 2017 年 2 月，阿根廷与智利签署了《查卡布科宣言》，旨在促成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外长会议，以推动拉美一体化发展。

四、对拉美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展望

上述比较，呈现了当前背景下拉美地区组织之间的发展差异，同时，也显示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各国执政党的调整增加了再一次走向整体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其未来走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除了区域内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发展以外，世界经济形势及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对拉政策是两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危机仍未消除，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低迷、债务水平持续上升、金融市场动荡，使拉美地区存在很大的经济压力，各国在寻求增长机会的过程中将促使各个次区域组织的分化与融合（例如，在金融和能源项目受到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波及以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部分成员可能需要向外寻求新的资源；随着阿根廷和巴西的右转，以及成员国对提高经济发展的诉求，南共市的困局将得到怎样的解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对拉美的地区组织可能产生双重影响，并且是方向相反的双重影响。对以发展经济为宗旨的一体化组织来说，可能起到推动作用，而对政治联盟或者注重意识形态的组织来说，可能起到削弱作用。对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南共市而言，经济危机成为动摇成员国政府地位的重要因素，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无一例外。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的政府将会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内政，从而不能避免地会削弱联盟的发展势头。并且，当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左右翼更迭之后，联盟原先设置的发展计划便会因此受到触动。相反，对以发展经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组织，比如太平洋联盟则可能起到促进作用。联盟组织成员国为了走出经济困境，可能进一步深化一体化以提高自由贸易水平，并且向外扩大市场，与其他一体化组织接近或融合。

此外，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增加了拉美一体化进程的不确定性。以太平洋联盟为例：成员国自身的发展受美国对外政策的牵制，美国退出 TPP 对智利、墨西哥、秘鲁这 3 个成员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影响，重启 NAFTA 谈判，可能带给墨西哥冲击以及“边境墙”事件对美墨关系形成危机，并与联盟的发展有着直接关联。同时，特朗普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协定持审慎态度，而太平洋联盟倡导贸易自由，这意味着联盟的外部环境可能发生改变。不过，如果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以邻为壑，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也可能成为拉美地区一体化演进的另一只推手。

结语

综上可见，曲折的拉美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其实是务实选择的结果。近期拉美政治生态以及国际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环境的变化，正在促使该地区的一体化形势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区域内部和外部的政治生态仍在持续地发生着变化，影响地区一体化走向的关键因素，是国际经济形势及特朗普政府的对拉政策。2017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上台伊始对拉美的不善之举，及其逆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会使拉美国家的向心力有所增强，并促进区域合作。当前，越来越多的“力推拉美区域一体化”呼吁开始出现。包括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阿利西亚·巴尔塞娜（Alicia Bárcena）在内的人士认为，应该推动区域内的合作，太平洋联盟与南共市的合作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关键。但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究竟走向何方，拉美国家的“向心力”是否能使区域一体化得到实质性推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的。

注释

① 阿亚库乔之战是拉美独立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发生于1824年12月9日。是哥伦比亚一秘鲁联军同西班牙殖民军，在秘鲁南部山区阿亚库乔附近进行的最后一次决战。

参考文献

[1] Luis Nelson Beltrán Mora. Alizanza Pacífico: Una Perspectiva Geopolítica y Económica, en Dimensión Empresarial [J]. Vol. 14, No. 1, Junio 2016: 79.

[2] André Rego Viana. Governança Global e Integração da Américado Sul [Z]. Brasìlia, Instituto de Pesquisa Econömica Aplicada, 2011: 79.

[3] Gilberto Aranda. ALBA y Alianza del Pacífico: Choque de Integraciones? [J]. en UNIVERSUM, Vol. 30, No. 1, 2015: 12-38.

[4] 贺钦. 拉丁美洲的替代一体化运动: ALBA-TCP的经验与启思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2(1): 137.

[5] Luis Fernando Trejos Rosero. 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Tratado de Comercio de los Pueblos (ALBA-TCP) Un Nuevo Modelo de Integración Regional [J]. en Justicia, No. 26, Diciembre 2014: 26-43.

[6] Daniele Benzi. Hacia una Nueva Arquitectura Financiera Regional? Problemas y Perspectivas de la Cooperación monetaria en el ALBA-TCP [J]. en Revista Iberoamericada de Estudios de Desarrollo, Vol. 5, No. 1, 2016: 41.

[7] Banco ALBA: Hundido en el Fracaso [EB/OL]. [2016-12-10]. http://elestimulo.com/climax/banco-del-alba/.

[8] 杨志敏. 苏克雷与去美元化 [N]. 人民日报, 2010-02-09.

[9] 商务部. ALBA成员国通过苏克雷支付体系结算情况稳定 [EB/OL]. [2016-12-15]. http://c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5/20140500591394.shtml.

[10] Eugenia C. Pard. Petrocaribe y ALBA-TCP: propuestas de Venezuela para una nueva integración regional y energética [M]. en Revista Anales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Jurídicas y Sociales, 2015: 98-107.

[11] LTA-TCP [EB/OL]. [2017-03-07]. http://alba-tcp.org/.

[12] LTA-TCP. Declaración de la XIV Cumbre de Jefes de Estado y de Gobierno del ALBA-TCP: Defendamos la Unión, la Dignidad y la Soberanía de Nuestra América [EB/OL]. [2017-03-17]. http://alba-tcp.org/.

[13] 贺双荣. 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发展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J]. 拉丁美洲研究, 2013(1): 37.

[14] El TPP, un espaldarazo para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EB/OL]. [2015-12-20]. http://www.infolatam.com/2015/10/06/el-tpp-un-espaldarazo-para-la-alianza-del-pacifico/.

[15] 商务部. 拉美证券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化解市场波动 [EB/OL]. [2016-12-20].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1501/20150100877428.shtml.

[16] Lorena Oyarún Serrano.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en América Latina? Contrapeso Regional? [J]. en Cuadernos sobr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Regionalismo y Desarrollo, Vol. 8, No. 16, Diciembre 2013: 18.

[17] Mike Goldfrey [EB/OL]. [2016-12-25]. http://www.tax-news.com/news/Brazil_Urges_Mercosur-Pacific_Alliance_FTA_65387.html.

[18] Jason Marczak and Samuel George. Pacific Alliance 2.0 [J]. Washington DC, Berstelsman Foundation, May 2016: 2.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